

华人眼中的法国骚乱

暴乱的隐患一直存在(上)

华人眼中的法国骚乱

法国骚乱“高峰期”已过，对生活的影响在减弱；有受访者称，移民冲突在法国从未归于平静

7月5日，当陈哲宇重新走在巴黎市中心的街道上，他发觉了这里与过去的不同：一些大的商店玻璃橱窗处，安装了一整面的防护网，香榭丽舍大道也罕见地摆上了成排的铁栏杆。

在路过卢浮宫附近的一条商业街时，他注意到，一家百货商店外停了三辆警车，另一家服装店则在店面外铺上了防护的木板，“警察巡逻的力度比平时要加大很多。”

据《环球时报》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8时20分左右，在巴黎郊区上塞纳省的南特雷(也译作“楠泰尔”)地区，一名17岁少年驾车被两名警察拦停令其接受临时检查，但司机没有停车，警察便开枪射击，司机胸部被击中，最终不治身亡。

事发当晚，南特雷地区爆发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汽车、垃圾箱等，堵塞街道并燃放烟花袭击警方。随后，骚乱波及法国各地。

据新华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4日在巴黎说，法国持续数天的骚乱“高峰期”已过去，但在未来几周仍需保持谨慎。

多位受访的在法华人向新京报记者回顾了骚乱时的景象，骚乱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已经在渐渐减弱。但他们也提到，移民冲突在法国从来都没有归于平静过。

归于平静

陈哲宇今年25岁，来巴黎生活不到半年时间，居住在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十一区，在巴黎八区一家公司实习，平日主要在巴黎市中心活动。事态渐渐平息，但陈哲宇注意到，自己住处楼下常常站着一群街头青年。这几天晚上睡觉前，他仍然会将窗外的卷帘门拉上，“防护措施做彻底一点，会更有安全感。”

住在巴黎二十区的刘诗怡这几天明显感觉到，城市恢复了往常的秩序。7月3日，风波发生后的第6天，刘诗怡去了一趟市中心，她发现地铁班次比以往减少了些，原先二十分钟的路程需花费三十几分钟。少数一两条街道上仍有未被清理的被烧毁的汽车框架，一些商店橱窗被砸后

溅出的玻璃碴儿散落在马路上。除此之外，人们正常地在街道上行走着，刘诗怡觉得，若是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冲突留下的痕迹。

生活在此次事件发生地巴黎近郊南特雷的钱宁宁，持续见证了市郊夜晚发生的冲突。直到事件过去后一周，钱宁宁住处附近依然是过去几天冲突留下的痕迹：被烧毁的车辆和垃圾桶，公交和电车站牌被破坏，碎玻璃满地。清理房间卫生时，她在窗台附近擦出了大量深灰色的尘埃，她推测那是过去几天街头建筑物燃烧后飘上来的灰。

24岁的小文实习所在的公司，距离17岁少年内尔死亡的地点不远。7月5日，她回到公司上班，公司附近许多银行、药店的玻璃橱窗在冲突中被砸碎，如今用一块块木板代替玻璃橱窗，一些建筑物的墙体仍有明显的黑色焚烧痕迹，也有公寓的大门玻璃上出现了许多裂纹，被人们用白色胶带暂时贴补上。与建筑物留下的痕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地铁站恢复了过往的热闹。

相比其他华人，生活在法国东南部城

市格勒诺布尔的店铺主付强则显得愤怒和悲伤。他在格勒诺布尔市中心最繁华的区域拥有一间美甲店和售卖亚洲快餐的餐饮店。为了应对这次骚乱，他花了几百欧元购买木板，安装在自家店铺的玻璃橱窗上。而骚乱最严重的6月30日，他被迫提前关门，当天便损失了上千欧元的营业额。

第二天，格勒诺布尔的街道渐渐恢复了正常，清洁工将地面上的玻璃碎片清扫干净，“街上的狼藉已经消失了，但人们心中的狼藉将长久存在着，对很多被打砸的商铺来说，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成本才能恢复营业，法国的工期长，有的商铺可能要四五个个月才能等来新玻璃。”付强说。

“应该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钱宁宁第一次意识到有冲突发生，是在6月27日。

当晚，她听到公寓外头有烟花声，起初她以为是有人在庆祝活动，但紧接着，外头出现了混乱和喊叫的声音，又有重物打击和坠落的声音。钱宁宁跑到阳台上，发现附近的邻居也都聚在阳台上，“

远处时不时能看到火光和烟花照亮天空的景象，当时我才意识到，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钱宁宁看到新闻报道了17岁少年死亡的事件。

6月28日，钱宁宁正常上班，直到下班回家时，在家附近看到街边出现越来越多的抗议者。有些是成群地骑着摩托车，有些则在街巷里四处跑，随手推倒街边的垃圾箱，或是合力砸破路上的公交车车窗。也是从这晚开始，钱宁宁看到有大批武装车辆停在马路上，她估摸着，当晚可能有聚集的示威活动，便加快脚步往家赶。

法国当地时间6月29日，事态被推上了高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法国警察射杀少年事件持续发酵，连续多日在全国引发骚乱和暴力事件。6月29日至30日夜，法国多个城市在实行宵禁的情况下，共有875人被逮捕。全国共发生起火事件3880起，2000辆汽车被烧成废铁，还有492座建筑物受损。

(转下版)